

揭阳地区地名异读现象探析

欧俊勇¹, 吴芳²

(1.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中文系, 广东 揭阳 522000; 2.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通过揭阳地区(包括揭东县、揭西县、普宁市、惠来县等四个县级市)实地方言调查以及在调查过程中所收集到的历史文献文化资料,对揭阳闽语区的地名异读现象进行探讨,从文白异读、方言词训读、更字留音、雅字俗称读等四个方面揭示地名异读中蕴涵的语言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等方面的价值。

关键词:揭阳;地名;异读;语言;文化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138(2010)02-0067-04

DOI: 10.3969/j.issn.1672-6138.2010.02.021

揭阳地处潮汕西部,西部与客家地区接壤,现行政区划包括揭东县、揭西县、普宁市、惠来县等四个县级市。秦末汉初,南越国自立于五岭之南,并设都在番禺,后南越国在南海郡增设揭阳县,揭阳县成为潮汕地区最早有史料记载的建制郡县。从地方建制的历史上看,揭阳地区一些地名的命名可能包含了比较古老的历史文化信息,文字与语音之间常常具有不对应性,这种不对应往往隐含一定的规律。本文正是从地名异读入手,并借助历史文献文化材料,希望能够揭示当中蕴涵着的珍贵历史文化内涵和语言学价值。

从调查所得,我们将发现的异读现象分为四种情况,包括:文白异读、方言词训读、更字留音、雅字俗称等。下文具体展开论述。

1 文白异读

李如龙先生在《汉语地名学论稿》中对地名读音在语言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一般口语里的字音按一般规律发生了种种变化,而在地名中的一些常用字,由于经常呼叫,时代相因、口口相传,没有跟上一般的语音演变,便一直保留着早期的读音。”^[1]徐通锵先生也认为:“地名中的白读是最顽固的,甚至可以说它是‘对抗’文读形式、坚持生存权利的最后‘堡垒’”^{[2]391}。正因为地名读音的这种相对的“滞后性”,所以从这些读音中常常可以发现许多白读层次,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例如,“百色”,原本是念[puo³⁵sai²¹⁴],这其实是

古音的保留,(现已按字面读成[pai²¹⁴se⁵¹]);同样,广东的番禺,并不是念[fan³³ji²¹],而应该念作[phun³³ji²¹],这同样是古音的保留;此外,像浙江的台州,“台”应念阴平调,而不是阳平调;六安的“六”念[lu⁵¹],而不是[liu⁵¹],等等。这些特殊的读音其实都是有历史渊源,一般能够从语音发展的规律中寻得原因。

揭阳地区的地名中也具有相当丰富的文白异读情况,当中同样蕴含着古老的语音历史层次,这些读音层次不少是平时口语交流中很少用到,但在地名里却顽固地保留了下来。例如:惠来岐石镇的“岐”读为kia²⁴,将止摄支韵的主要元音读成a,正好反映出中古一部分支韵的字来自上古的歌部;隆江镇的“隆”读为leN⁵⁵,三等东韵的主要元音为e,也反映了中古东韵三等部分字来自上古之蒸部的事实,等等。可见,这些地名的读音对汉语语音和音韵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作用。

作为闽南方言下的一支次方言,包括揭阳方言在内的粤东闽语,音系中的文白异读现象也是相当突出的。粤东闽语与福建闽南方言具有渊源关系,两地方言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两者自古就分属于不同的省份,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并且有各自的语言发展环境,使两地的方言都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因此,在揭阳地区,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地名中,何时读文读音何时读白读音,并不符合张振兴先生所调查的福建漳平地区地名时所得到的结论:“称谓地名时,用白读音表示随和、亲近,用文读音表示敬重、疏远。由于这种心理习惯,外

地地名一般用文读音,但一些与本地经济、文化来往密切的外地地名仍用白读,不用文读。”^[3]

与福建闽南方言相比,揭阳闽语区地名中整体的文白读对应规律似乎显得比较随意:

- (1) 阳:揭阳市: $\tilde{10}^{55}$
洪阳镇: $ia\eta^{55}$
南阳镇: $ia\eta^{55}$
- (2) 洪:洪阳镇: $a\eta^{55}$
洪住村: $ho\eta^{55}$
- (3) 林:茂林村: na^{55}
凤林村: lim^{55}
上林村: lim^{24}
- (4) 岗:登岗镇: $k\Phi\eta^{33}$
象岗村: $k\Phi\eta^{33}$
福岗村: $ka\eta^{33}$

从笔者目前大量调查所得,无论是城镇还是村落,都没有呈现出心理亲疏认同上的文白读规律,这种情况跟福建闽语区地名读音的规律有所差异。从县志记载的资料看,揭阳建县最早,早在秦汉就多有记载。我们知道,闽南方言文白异读的情况突出,粤东闽语同样具有丰富的文白异读情况,文读音一般是中古时期定型于粤东闽语中,揭阳立县时,文读音尚未产生,因此,其读音保留应较早的层次。揭阳下属的县镇不少是在唐宋前后方才命名,这时文读音开始渗入当地的许多语言交际中。

李新魁在《广东的方言》中论述道:“在唐宋时代,潮汕方言一方面从闽语分化出来而保存了闽语本来的许多特点,……另一方面,它又接收北方汉语更为直接的影响,吸收了中原汉语的‘读书音’和某些词语。这个时期的潮语就其语言结构本身来说,已与现代的潮州话无大差别。”^[4]可见,粤东闽语今天的文读音大约就是在唐宋期间开始形成的,从而有了文读音和白读音的对立。所以,在这个时期里,文读音和白读音就展开了“竞争”^[2389]。粤东地区的潮汕人自古就有“海滨邹鲁”的儒雅之风,对这种来自中原的“读书音”自然颇为推崇,并将之称为“正音”。所以,文读音在当地的生活中很容易就被接纳。在这样一种语言文化背景期间,如果新兴的村落出于文字记载的需要或当地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心理,也就存在着以文读音命名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同样也是文读音白读音竞争的一种体现。

徐通锵先生认为地名读音具有顽固性,事实上,这种顽固性不仅是就保留白读音而言,确切的说应该是对某一历史层次(历史时代)的读音而言。中国古代朝代更替频繁,行政划分往往也随之变化,历史的建制沿革不断变迁。一个地名的最初读音,往往就代表了当时较占优势较盛行的读音层次。这种读音一直流传到今天,就表现出该读音在历史竞争中的顽固性。所以,地名读

音的顽固性,不一定是该方言白读音,而应该指该地区命名的那个历史年代的读音层次。

2 方言词训读

地名中的训读现象反映的是一种方言词汇使用的情况。所谓训读,詹伯慧认为“在词汇发展的过程中,意义上有关联的某些语词,其中有一个在口语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这个词往往是比较后起的),以至于最后把另外一个词从口语中排挤出去。这时候实际上,在口头上已经只有一个词拿了,自然只有一种读音。可是另一个方面,在书面语言中,这个在口头上被淘汰了的词却借着汉字非拼音的特点而保留了下来,继续在书面上使用。”^[5]可见,方言中的训读本质上是一种误读。但这种误读并非毫无道理,方言训读也具有一定的语言学价值,它可以揭示该方言在词汇上的使用特点,这种借用同义词来表示方言词的情况常常也反映了不同地区对词语的倾向性选择。

整个潮汕地区地名训读的情况大量存在,揭阳地区也如此。例如,普宁燎原镇的“泥沟村”,在当地人口中则是“塗沟村”。揭阳话中通常用“塗”这个方言词表示“泥”,因此即便“泥沟”村在文字上使用“泥”,当地人说话时仍旧使用这个训读的“塗”音。在清代汪溶日修,林隗霄纂的《普宁县志》中记载的是“泥沟”。可见,这种训读的现象自古就存在。最典型的例子是“田”字的训读。在整个揭阳闽语区中,凡是“田”一律训读成“𪗇”,即使是作姓名,也仍旧读为“𪗇”。所以,所有带“田”字的地名,无论揭东的“埔田”镇、惠来的“周田”镇,还是各个镇下属的村落,如普宁流沙的“官田”村、洪阳镇的“厚田”村、里湖镇的“田厝寨”,揭东云路的“军田”村,惠来惠城的“五福田”村等等,一律训读为“𪗇”。此外,以“脚”命名的村落同样只读为“𪗇”,如普宁流沙镇的“祠堂脚”村、大南山镇的“青山脚”村、下架山镇的“长脚耘”村、南径镇的“庵脚”村;而以“叶”命名的村落也只读“箬”,如普宁广太镇的“黄叶村”等。

把“泥”训读成“塗”,“田”训读成“𪗇”,“脚”训读成“𪗇”,“叶”训读成“箬”,这都是闽南方言基本词汇的特征,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出潮汕地区与福建闽南地区在方言上的源流关系。

对于以上的训读现象,我们将之分为两种语言使用类型。“泥”和“塗”、“叶”和“箬”的训读为一类,“田”和“𪗇”、“脚”和“𪗇”的训读为另一类。前者训读字和被训读字两者分别有本字读音,后者的训读字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读成被训读字的读音。可见,方言词训读与被训读的两个词同样存在着相互竞争的情况:后一类“田”、“脚”等字在竞争中已经无法再读出本音了,本音已彻底地退出竞争;前一类的训读在地名中,“塗”和

“箬”的读音是占了较大优势,因为这是揭阳闽语中的常用方言词;在其他场合下,如“泥水、泥土”、作姓氏的“叶”中,则仍可读出“泥”、“叶”本音(“泥”的情况更为松动些:将“塗沟村”读称字面的“泥沟村”,当地人也承认,但把“黄箬村”读成“黄叶村”却是不允许的)。通过这些调查,对于地名读音具有顽固性这一规律,可做进一步补充:地名读音顽固性不仅在语音上存在于成系统的文白异读上,在字和词的层面上,在相同词义范围内,不同词形上同样呈现出强弱竞争的选择。这种文白异读的本质是土语和书面语两种不同语体的异读。这种情况对我们了解当地方言词的使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3 更字留音

古人对地名的命名常以客观现实作为出发点,不少地名能够直接反映当时客观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地名的更替则蕴涵了社会文化的动态变化发展过程,能够发现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民族民俗等方面的更替。

地名更字留音,字一般走在前面,读音仍旧保留着原来的模样,这种字音不一致的情况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甚至已经消失了的历史文化。例如,惠来神泉的当地人把神泉的“泉”读为[tsai²⁴],与“前”同音;揭东的砲台,当地人将“砲”读成[phou²¹³],与“铺”同音;普宁梅塘镇的“社山村”、占陇镇的“西社”村中的“社”当地人都读称阳平调,等等。这些与字面读音相悖的情况,并不是语言上的历史层次,也不是训读造成,当中蕴涵着的是社会历史文化变更上的“层次”。

翻阅史料,结合史事,我们就能追踪到这些地名的文化源头。事实上,“神泉,唐时叫‘神前’,因村后有圣王庙,村在神庙之前,故叫‘神前’。后于村旁发现古泉,在书信往来中,缓缓称为神泉。”^[6]故现在“泉”字的读音应为“前”字音的保留;“砲台,古称‘铺前’,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因筑砲台御倭,故改称‘砲台’……砲台设市于宋,因铺户多,商贾云集于铺前做生意而得名‘铺前’。”^{[7]46}故“砲”的读音来自“铺”。“新亨镇明代以前为顶埠、上埠两地,至明洪武二年(1369)已形成顶埠圩和下埠圩,为琅山附近几十户村民交换农副产品得集散地。”^{[7]48-49}虽然文献中没有记载“新亨”镇原名,但是从当时新亨镇兴盛的墟市社会情况中,我们可以得知“亨”字之音来自于“墟(圩)”,新亨最早应为“新墟(圩)”;“社山”和“西社”两地名中的“社”同时读为阳平调,有文献记载道:“梅塘镇的‘社山村’,相传,宋杨文广平18洞时,称此山为‘邪山’……至明末,遂改为社山。因‘邪’与‘社’近音,而‘社’又有多姓聚居之义。”^{[8]99}但仅凭传说认为“社”来源于“邪”并不具有事实说服力。这里不应该忽视古南越地区包括粤东地区原有的民

族历史文化情况,古南粤地区早期被称为“百越族”的众少数民族居住,其中,属于苗、瑶族分支的畲族也曾大量居住于此。在黄寿年《普宁畬民考》中认为“杨文广指的‘邪’,应是畬民的‘畬’,因平十八洞是对畬民的镇压。潮语的‘畬’与‘邪’音同,口语中便误传为‘邪’了。”^[9]对于“社”之前是否有“邪”我们也暂持保留态度,但“社”与“畬”确有联系。畬族人曾大量居住在粤东地区,至今在潮州凤凰、归湖、意溪和文祠一带还有少数畬民居住,“住地易主,旧名沿用”是地名中常见的情况,因此在闽粤两省交界之地大量保留着以“畬”或“肇”为通名的地名。普宁地区也曾有畬民居住,同样在地名中留下了痕迹,如“下溪肇”石碑镇的“北肇村”。可见,“社”的所谓读如阳平调的情况正是证实了当地曾是古代畬族人居住地,后人因为主观的理解而赋予之另外的一个读音接近的文字,但由于普通老百姓人们对地名更多的是一种语音上的感知,并不重视文字上的变更,因此“肇”的读音却仍旧保留。

此外,在普宁占陇镇有村名“西社村”,该村原名“西肇”^{[8]51},由“肇”字改名字“社”的情况是存在的,因此,更能说明古今之间文化社群变迁。

4 雅字俗称

林伦伦教授在《粤东闽语区地名的文化内涵》一文中提到:潮汕人常常用谐音的方法,把原来较为粗俗的地名写成文雅吉祥的字眼。如潮安县“下尾”村,写作“华美”。“华美”两字,在粤东闽语区十分典型,几乎大部分口语叫“下×”,或“×下”的地名,潮汕地区不少都写成“华”;“尾”则写成“美”。在揭阳地区这种在字面上弃俗从雅的作法也是常见的。如:

改“尾”为“美”。揭东曲溪的“港美”村;揭西大溪镇的“井美”村;普宁流沙镇的“大洋美”村、“小洋美”村、“溪美”村;惠来惠城的“山美”村、“洋美”村,神泉镇的“桃美”村,岐石镇的“林美”村等,“美”字都读同于“尾”。

改“下”为“华”。惠来的“华湖”镇,神泉镇的“华埔”村,岐石镇的“华清”村,“华”字读同于“下”。

或改“下”为“夏”。如揭阳市郊梅云镇的“夏桥”村原应为“下潮”村;普宁燎原镇的“夏地”村原本是“下地”村;揭东地都的“夏成”村原本是“下成”村。

改“后”为“厚”,揭阳市郊梅云镇的“厚洋”村原为“后洋”村;揭东云路镇的“忠厚”村原名“东后”村;揭西棉湖镇的“厚埔”村原为“后埔”村;普宁洪阳镇的“厚田”村原为“后田”村。等等。

当地上了年纪的一些老人对某些地名的变更很清楚:字面上的“美”原来就是“尾”,“华”就是“下”,“夏”就是“下”,“厚”就是“后”。

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一般是从直观上的具体认识开始,因此许多地名常常就以方位词为名,“上”“下”“头”“尾”“前”“后”等等在地名中比比皆是。同时,人们对美好事物追求的行为又是与生俱来的,而讲究意头口彩,又是潮汕人古往今来的一个心理意识特点。“因而在给自然村落起名,特别是要写之于书面时,他们总是希望把村名起得文雅而与吉祥幸福有关。”^[10]“下、尾、后”“上、头、前”虽本义是方位,但在词义演变中这些方位词往往与等级高低等意义联系起来,从而带上了等级优劣的色彩,“上、头、前”在人们的观念中总是比较正面积极,而“下、尾、后”则显得比较消极落后,这就促使人们用其他一些词义较为吉祥如意,而读音又与原字相差不大的字词替代。但由于字音以口口相传为主,普通老百姓对文字上的更替大多是不加重视的,所以,就出现“美”字“尾”音,“华”、“夏”字“下”音,“厚”字“后”音等等的情况。

这种弃俗从雅的作法,有的可能是近些年的变更,所以当地人常常会将两种写法同时并存。如揭东地都“夏成”村,1983年公布的仍旧是“下成”村,“夏成”的出现是非常晚的;但有的则有比较长久的历史追溯。从目前可得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得知,地名大范围弃俗从雅的作法,至少是从清代开始就存在,据清代雍正时期张珩纂修的《惠来县志》中我们就能够找到大量的“雅名”情况,其中许多地名跟今天的仍旧是一致的:“惠来都之堡五,曰禄昌、曰赤山、曰西坑、曰西澳、曰吉清;村二十三,曰洋美……曰华谢、曰厚谢……西头都之堡四,曰神泉……村三十一,曰华湖……曰华美……曰华林……大坭都之堡四……村十五……曰华清……”,而清代汪溶日修,

林隽胃纂的《普宁县志》卷一“乡寨”栏中,东厢区有“宅美”,南厢区有“宅尾”,而与之相对应的则为“宅头”。可见“美”即是“尾”。由于更早期的文献记载中很少提及到相应的地名材料,因此我们很难从历史书面材料印证这些地名在字面上改变的确切时间,但是口口相传的方言语音却为我们揭示了方块字下的历史演变,使我们能够追溯到这些文字的真正源头。

当然,这种雅字俗称的情况也并非全面覆盖。如普宁的“池尾”镇,揭东的“龙尾”镇等等,仍旧保留“尾”字。保留“下”“后”为名的村落同样也是大量存在。这与县志中记载的各种俗雅名称并存的情况是一致的。同时,在青年一代人的口中,往往是根据字面上唤名,“雅”字面下的“俗”音已逐渐呈现出消逝的情况。

参考文献:

- [1] 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58.
- [2]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3] 张振兴.漳平方言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76.
- [4] 李新魁.广东的方言[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297.
- [5] 詹伯慧.现在汉语方言[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24.
- [6] 黄坤池.惠来风物谈[M].揭阳:惠来县博物馆,1986:140.
- [7] 政协揭东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部,揭东县文化局《揭东文苑》编辑部.揭东名胜古迹录[M].揭东文史:第二辑,1995.
- [8] 普宁县人民政府.广东省普宁县地名志[M].广州:广东省美术出版社,1988.
- [9] 黄寿年.普宁畚民考[C]//普宁县历史学会.普宁丛考.普宁:普宁县历史学会,1991:89-91.
- [10] 林伦伦.粤东闽语区地名的文化内涵[J].汕头大学学报,2002,(1):97.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Value in Different Pronunciation of Placename of Jieyang

OU Jun- yong¹ ,WU Fang²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Jieyang Vocational&Technical College , Jieyang Guangdong 522000, China;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By doing the dialects fieldwork, we have collected much literature information. We try to discuss the different pronunciation of placename of Jieyang(揭阳) (including Jiedong(揭东), Jiexi(揭西), Puning(普宁), Huilai(惠来)) in four ways: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 Xundu of dialect words, the changed words with the same pronunciation and the classical Chinese words with other pronunciation, though which we try to find out the value that contains the language culture, history culture and folk- custom culture.

Key words: Jieyang; placename; different pronunciation; language; culture

[责任编辑: 钟艳华]